



义犬博比

〔美〕埃莉诺·阿特金森著
刘云波 刘惠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义犬博比 / (美) 阿特金森 (Atkinson, E.) 著;
刘云波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10

书名原文: Greyfriars Bobby

ISBN 7 - 5327 - 2468 - 9

I. 义... II. ①阿...②刘...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8884 号

Eleanor Atkinson

GREYFRIARS BOBBY

本书根据 Penguin Popular
Classics 1996 年版译出

义犬博比

[美] 埃莉诺·阿特金森著

刘云波 刘惠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插页 4 字数 139,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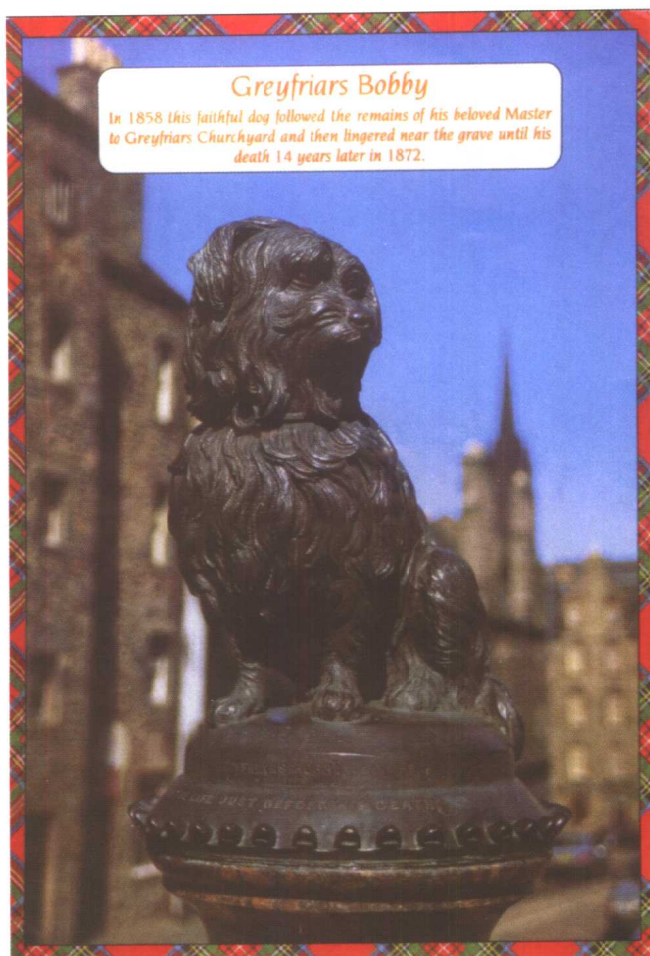
ISBN 7 - 5327 - 2468 - 9 / I · 1443

定价: 10.80 元

Greyfriars Bobby



据信为现存博比的唯一照片



爱丁堡街头博比的铜像



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内博比的墓碑



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园内博比的主人
约翰·格雷（老约克）的墓碑

译 本 序

去年春天,我应邀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做访问学者。行前,一家出版社托我在英国购买关于一只小狗的儿童文学小说《莱西回来了》。那本书没有买到,书店老板却向我介绍了另一本关于小狗的小说《格雷弗里亚斯·博比》(现译为《义犬博比》),说它要比《莱西回来了》更有名,更有趣,并带我浏览了书架上该书的各种版本以及根据该书改编的各种连环画册。我买了一本,回到住处一翻开竟再也不忍放下,一口气将它读完。小说叙述的是一百多年前发生在爱丁堡的一个真实故事。博比是一只可爱的小斯凯匐狗,跟随主人——贫困潦倒、心地善良的老约克——流落在爱丁堡。1858年老约克贫病交加,惨死在一家肮脏黑暗的小客店里。博比一直将主人的尸体护送到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地安葬。从此,博比一直为主人守墓十四

年。其间,这只无家无主的小狗经历了人类难以想象的种种磨难:一位农夫将他骗到数十英里外的彭特兰丘陵,他九死一生逃回爱丁堡;他跟随驻军误入爱丁堡城堡,连夜冒着大雾从城堡险崖上跳下来,摔伤了腿,竟以惊人的毅力爬回教堂墓地主人的墓上;高贵的贵族夫人、好心的小姑娘、善良的饭馆老板、条件优越的城堡驻军都想收养他做宠物,他不为富贵安逸所动,甘愿忍饥挨饿为主人守墓,无论酷暑严寒,风雪雷雨,每夜必卧在主人的墓上,从不肯离开一步,一直到1872年老死为止。博比惊天动地的义举感动了从贵族到贫民千千万万的爱丁堡人,博比也因其对主人无私的爱心与忠诚而名扬英伦三岛。博比死后,人们破例将他安葬在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地,让他继续陪伴主人,并为他立碑塑像,永志纪念。一百多年来,到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凭吊博比及其主人的墓地者每天络绎不绝。

读完小说,掩卷长思,不禁感慨万千,猛然想起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家罗朗夫人的一句名言:“我对人了解得越深,就越是喜欢狗。”片面吗?偏激吗?也许有一点。但你只要平心静气地认真想一想,你就不得不承认——尽管承认这一点也许是痛苦的——这话是不无道理的。忠诚乃做人之根本,这一点狗都知道,所以它们从不背叛自己的主人,无论它们的主人是多么卑贱,多么贫穷。然而人呢?古今中外有多少人为了一己之私利出卖同志,出卖朋友,出卖民族利益。一句话,凡是能换取个人利益的他们都敢出卖,包括他们的肉体 and 灵魂;爱是动物界(包括人类)的阳光和雨露,这一点狗都明白,所以它们从不会吝啬自己的爱。然而人呢?古今中外为了一己私利同胞相煎,父子相残,或恃强凌弱,或尔虞我诈,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的事例比比皆是。十九世纪英国史学家詹姆斯·A·弗劳德说得好：“野兽从不以杀戮同类为娱乐。人是唯一以同类的痛苦和死亡为乐趣的动物。”人类的历史事实上不就是一部同类相残的历史吗？

人类怎么了？人类的爱心到哪里去了？难道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必须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吗？

爱是一切动物的精神食粮。博比为他的主人奉献出了毕生的爱。博比的墓碑上刻着：“愿他的忠诚与献身精神成为我们大家的楷模。”是的，人类难道不应该向这只可爱的小动物学习吗？

兴许博比能唤起人类尚未完全泯灭的爱心。于是，我决定把他介绍给我国读者。为了本书的翻译，我多次考察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地以及书中提到的城堡与街道，走访了该教堂的牧师和周围的居民，拍摄了博比和他主人的墓碑以及博比的塑像，购买了一些有关图片，并认真研究了苏格兰语——因为小说里的对话全部是苏格兰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本书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我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本书的作者埃莉诺·阿特金森(1863—1942)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原为教师，和丈夫一起办过一种儿童报纸，后成为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兼作家。除本书外，她的小说还有《苹果佬》等。《义犬博比》一书原是为成年人写的，不想出版之后还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一百多年来，该小说以其起伏跌宕的情节，充满童趣的语言，尤其是博比富有人情味的形象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老少读者。时至今日，书店里各种改写本、简写本以及幼儿连环画琳琅满目，层出不穷。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对爱丁堡的描写十分准确，读之如身临其境。然而，

作者埃莉诺·阿特金森竟从未到过爱丁堡。这也算是本书的一奇吧。

刘云波

1999年10月5日于郑州

献 给

我的丈夫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2
第五章	58
第六章	73
第七章	88
第八章	104
第九章	120
第十章	139
第十一章	156
第十二章	174



第一章

爱丁堡城堡上的报时炮声一响，博比吓得尖叫一声。他只不过是一只乡下小狗——一只年龄非常小、个子非常小、性情非常粗野的斯凯狗^①——在彭特兰丘陵长满欧石南的斜坡上长大。那里所能听到的最大声音不过是柯利牧羊犬的叫声或羊铃铛的丁冬声。那天上午，他随农场雇工老约克来到一周一次的集市上。苏格兰首府的格拉斯市场坐落在城堡险崖南侧一条狭窄的峡谷里。城堡上距地面二百英尺高处有一个突出的新月形岩架，报时的炮声就是在岩架上的半月形炮台上响起的。在这座城市的任何角落，一点钟的炮声听起来都是令人惊恐的，而在格拉斯市场，它不啻于正头顶上响起一声撼天动地的惊雷。人们每天只能听见它一次，但即便是在小狗的大脑里也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比已经听见过多次，每一次都要发出一声尖

叫,以强烈地抗议炮声对他的耳朵的侵犯。然而,由于每次炮声响后总会有某种好事发生,博比机灵的小脑袋里便开始产生一系列愉快的联想。

博比年轻的时候,即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还是一位幸福的妻子和母亲,和她所有的子女一起或住在温莎堡,或住在巴尔莫拉尔堡。当时,爱丁堡的格拉斯市场还是中世纪的一块别有风姿的小地方,和德国的纽伦堡一样到处是哥特式建筑,也和纽伦堡一样正在衰落。除了那个古老的谷物交易所,那里没有任何现代建筑。在这个低洼的四边形市场的南北两面,高大而古老、木制门脸的石头房子从东到西像燕子窝一样贴挂在它们背后的斜坡上。

市场的东端,山谷突然变得狭窄,形成沟壑状的考盖特街。乔治四世大桥下高大而行人拥挤的拱门横跨市场。那条高耸的高架大街的低挡墙内有两排建筑物。它从城堡空地下边的海伊大街高大而破旧的哥特式建筑群处跨过峡谷,越过考盖特街两边陡坡上最高大、最古老的屋顶,然后缓缓下坡,一直延伸到位于南高地低处的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地的正门主通道。

格雷弗里亚斯教堂是由一个屋顶下的两个教堂构成的。它是一座长长的、低矮的扶壁式建筑,没有钟楼,没有尖塔。新教堂建于安妮女王^②时代,但旧教堂早在清教徒前辈移民^③起锚赴美洲之前就建成了。从前它不过是一座隐修院里的诸多宗教建筑物之一。那座隐修院缓缓向格拉斯市场峡谷倾斜,从那里

① 斯凯匈奴,一种苏格兰种长毛短腿狗。

② 安妮女王(1665—1714),1702—1714年间任英国女王,系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③ 指1620年到达美洲,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

可以直接仰视城堡的最高点。到了博比的时代，那座隐修院败落，变成了一条狭长的、坟墓重叠的墓地，从面临市场的建筑物后面上坡，翻过小山顶后又下坡，一直延伸到下面的伯勒缪尔区。从格拉斯市场看不到教堂和教堂墓地，因为它们隐蔽在正日益破碎的壮观的山丘和富丽堂皇的贵族府第的后面，那贵族府第现已变成爱丁堡贫民区最肮脏的公寓的高楼。从引桥的底端，通过格雷弗里亚斯大街上蜡烛制造商同业会会馆和一排生意兴隆的小店铺之间的那道双扇铁门，可以看见一堵堵大墙、一个个尖窗、一座座墓碑。

爱丁堡旧城中心的这个四周石壁环抱的四方形格拉斯市场堪称历史的回音壁。一只小狗的叫声似乎是不值得记录的。与其动荡的历史更为和谐的声音乃是报时的炮声。每天下午一点钟，一股浓烟冲向蓝色的或灰色的或多云的天空，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一连串炮体回火的回声。就连市场里年龄最大的常客对此也一直不习惯。星期三，当炮声打破嘈杂的讨价还价的尖叫声时，市场里的每个人都吓得跳了起来。而恢复镇定最快的则是小博比。他是一只聪明的小狗，知道炮声的含义，所以他立即对自己的胆怯表现感到羞耻。他红着小脸儿厌烦地打了个哈欠，以否认自己受到了惊吓，然后便匆匆办他的急事——找老约克去了。

市场已经关闭。不到五分钟，偌大的市场里已见不到活人，就像周日里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地见不到活人一样。牛贩子和扒手们立刻消失在面朝市场、背靠城堡险崖、廉价而吵闹的怀特哈特客栈里消遣去了；农民们匆匆离开市场返回干净的乡村；公寓里的房客们冲进小巷和死胡同，或爬上弯弯曲曲的鹿砦楼梯，回到三角墙下风吹雨打的栖息处，或穿过豪华的大门跑进肮脏

的庭院和走廊里；乞丐和扒手则麇集在桥洞下面，使得在黑暗泥泞的考盖特底部流淌的气味难闻的人河“水位”顿时又涨了许多。

十一月的寒风撕打着寺院住宅楼最高三角墙上嘎吱作响的圣约翰骑士铁十字架。住宅楼风化的后墙对着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地；低低的云朵堆砌在一起，又被城堡的城垛撕成碎片；市场里零零星星站着的几匹马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食槽里的燕麦；一群群的麻雀扑棱棱从木门廊和石壁架上飞下来，啄食地上散落的谷物；燕子从屋檐下的泥窝里划着大圆弧盘旋而下捕捉苍蝇；耗子从洞里窜出来，溜进被遗弃的谷物交易所觅食；好奇的小匍狗在空荡荡的市场里一圈又一圈地转游着寻找老约克。

博比和所有人一样，知道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老约克的习惯是：报时的炮声一响，就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小饭馆去。那个饭馆的顾客主要是格雷弗里亚斯大街上贫穷的正派人——小店主、职员、佃农，以及住在廉价公寓里的学医的学生。那家名叫格雷弗里亚斯老餐厅的饭馆和教堂墓地隔三个门，主人是约翰·特雷尔先生。里面壁炉旁有一个舒适的小高背长椅，老约克和博比已开始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东西。长椅后面的另一把嵌进墙壁内的栎木高背长椅和桌子上方有一个小玻璃格子窗，从那里可以越过挡土墙看到那片古老的死人世界。

墓地里一个挨一个堆砌的小土包、密密麻麻的旧石板 and 系石被岁月玷污的墓碑和穹隆包围着。墓地的东、北两面被店铺的后墙和高高的贫民公寓封闭着。这种景象不能说是令人鼓舞的。然而它却很合老约克的意，因为他的心情十分忧郁。博比站在地板上主人钉着平头钉的两只靴子之间。从他那个位置是看不见教堂墓地的。但这并没有令他感到扫兴。这个欢快的流